

# 林彪愛人偷情記

(本文插圖刊第3頁)

●汪中澤

中共把老婆叫做愛人，林彪的愛人葉羣女士，機靈明敏，精力過人，她除了幫助林彪擴充實力，培植幹部之外，更機智的獵取情人，解除性的饑渴，以耗散她過人的精力。筆者早年在中共北京出版機構從事編採工作，得有許多葉羣與黃永勝的緋聞資料，特為摘要整理，記錄如後，以供中外讀者參閱。

## 虛弱怕風難填飢渴

深夜裏林彪的老婆葉羣獨自坐在客廳沙發上出神，她想她這一生，够戲劇化了，一想到不久林彪繼承了毛澤東的職位，她就可以竄升作第一夫人，格外興奮。但當她想到個人私生活時，又暗自傷神，她起身走向梳妝臺，看到自己的身影，雖已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，如不即時行樂，白度過一生，權力地位又有什麼用呢？林彪的身體虛弱已極，他連耳邊吹風都怕，當葉羣湊近林彪的耳旁，剛要講話，林彪急忙躲開說：「我怕風，你離我近了講話要生風的。我皮膚的毛孔總像大門一樣敞開的，風一吹就要受涼。」

葉羣一想到這些，不免悲從中來。林彪天天捧着「藥典」過日子，身體却日益虛弱。她長期同怕風、怕水、怕這怕那的林彪生活在一起，是

一對冷冷清清的夫妻。

有時林彪會自言自語地冒出幾句：「我活不下去了。」每當葉羣聽到這些話時，她並不感到有可能失去夫婿的淒涼，而是盤算着新的靠山和新的結合，以便不會因林彪突然去世而失去權力的頂峰。又可以滿足她個人的私慾。這何樂而不為呢？就在這時，正是「文化大革命」的高潮時刻，黃永勝從廣州調到北平，一身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共軍總參謀長，成為林彪手下的一員大將。他使葉羣非常垂青，這時黃永勝雖然六十開外，但他身強力壯，體格魁梧。另外，葉羣知道黃永勝與他的老婆向芳關係惡劣，經常口角。向芳不時告狀，說黃永勝朝三暮四，偷雞摸狗，感情不專。葉羣手裏正有一封向芳告黃永勝的信。

葉羣認為時機已到，正是接近黃永勝的絕好機會。一九七〇年初，隆冬季節，葉羣給黃永勝打個電話把他召來。黃永勝來到林彪住處，內勤接過大衣說：「林副主席有病躺在床上好幾天了，副主席的愛人葉主任（葉羣係軍委會辦公廳主任）在她房裡等你。」黃永勝整整衣服，便走向葉羣房間，這是黃永勝第一次走進葉羣房間，屋內陳設考究，古玩櫃裡擺着玉器和瑪瑙，牆壁上掛着工筆畫仕女圖。黃永勝一看房間無人，也不

敢坐下。忽然間，葉羣從衛生間走出來，黃永勝一眼望過去呆住了，眼前的葉主任不再是穿軍裝、戴軍帽的女人，而是穿着透明女式睡衣和散發香水的主任，面上還塗了胭脂，這時葉羣嫣然一笑說：「黃總長，怎麼連我都不認識了？」黃永勝連忙陪笑說：「哪裏，哪裏，不是不認識，是您穿得太漂亮了，簡直是仙女下凡哪！」

葉羣一聽非常得意說：「黃總長真會說笑話，今天請你來，有正經事同你談，快坐下吧。」

二人分別在沙發上坐定，葉羣說：「你夫人寫了一封信告你，這封信就在我這裏，你知道她寫些什麼嗎？」

黃永勝一聽心裏一驚說：「不知道，她這個人，專門跟我作對。」

葉羣說：「常言道，家醜不可外揚，老向這樣做，也太沒有頭腦了。」

黃永勝接口說：「她不管我的工作有多忙，也不管孩子，一鬧矛盾，就跑到西山去辦公。」

葉羣說：「她說的那個年輕女人，與你關係密切，你可不要為了迷戀她，闖出大禍來，那才不值得呢？現在有很多女文工團員不都是首長的情婦嗎？你可不能左搞一個右搞一個，弄得自己下不了臺。」

黃永勝說：「這事有點太冤枉，我哪是那樣人。」葉羣答道：「我也知道你的為人，英雄難免有些女人愛慕，何況你又長得儀表堂堂。老向有些忌妒心，這也難怪她，但不要一鬧就上告組織，家庭不和睦，是很不幸的。」

黃永勝裝着很沉重的樣子說：「是啊！像你有這樣幸福的家庭，多美滿！」

葉羣皺眉說：「這只是看表面，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啊！」

黃永勝迷惑不解地看着葉羣。這時葉羣眼圈發紅說：「別人看我，也許覺得我很幸福，實際上我是一個守活寡的人，而我偏偏又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，在這世界上誰能可憐我。……」說着說着，眼淚撲打撲打從眼角裡掉出來了。

### 黃色電影縮住總長

黃永勝不知所措，趕緊坐到葉羣身旁，輕輕地說：「主任千萬不要難過，你需要我的地方，我黃永勝萬死不辭。但我是一個武人、大老粗，主任如果不嫌棄的話……」

葉羣被黃這樣一說，她的情緒激動，立刻將黃的手抓住說：「總長，我老早就愛慕你，今天你能在我私房裡作客，我心中有股暖流，好像青春又回來了。我是一個非常重感情的人，而我的家庭又這樣不幸，幸虧我們情投意合，今天我太高興了。」她手不停地撫摸着黃的手。

這時的黃永勝完完全全被葉羣迷住了。黃左臂挽住葉羣身體說：「主任，你這樣看得起我，我今後永遠愛護你，陪伴你。」

葉羣順勢半躺在黃的懷裡說：「你能這樣憐愛我，我才覺得這一生沒有白活。」

他們二人一直情緒亢進，不到半夜兩人同床入睡，午夜時分黃永勝不得不離開葉羣，以免被發現。

從這以後，葉羣非常思念黃永勝，她一直找機會想再與黃幽會。機會終於來了，幾個月後的初秋季節，葉羣請黃永勝夫妻來看黃色電影。讀者女士先生，這裡要補敘幾句：中共高幹，馬列主義、毛澤東思想不離口，但他們私底下的生活糜爛不堪，他們進入城市以後，都拋棄了農村妻子，換上了城市女人，人稱爲「解放夫人」。這還不能滿足他們的私慾，還把文工團女團員和高幹療養院女服務員，作爲他們獲取的對象。他們私下看黃色電影更是家常便飯，這對他們來說可能是「精神取養」，但對人民來說就是精神污染了。這真是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。你說霸道不霸道。話再說回來，黃永勝夫妻來到葉羣住處，葉羣一見黃永勝來，真是心花怒放，連忙將他們請進小放映室裡，影片內容不外是武鬥與色情，這最合土幹部的胃口。

看完電影，葉羣請黃永勝夫妻吃飯，葉羣不停地對向芳勸酒，她礙於情面，多喝了幾杯，不免有些醉意。葉羣見時機已到，便命令勤務兵：「快送向大姐回家早點休息，黃總長先不要走，還有公事在這裡商量。」

### 桃色電話蕩婦哀怨

葉羣滿以爲設計巧妙，等向芳一走，葉羣和

黃永勝雙雙來到臥室，葉羣剛掩上門，黃永勝乘着酒興一把將葉羣抱在懷裡，葉羣也醉眼惺忪伸臂反抱，兩人你親我愛，就在地毯上成其好事。這一手，葉羣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，但却被她的兒子林立果察覺一二。

打那以後，林立果非常注意葉羣、黃永勝的言行，他在電話裡裝了錄音設備，一九七〇年深秋的一個夜晚，葉、黃一百五十七分鐘的電話談話，一字不漏地被林立果錄了下來。現在全部摘錄於後，可惜是文字，不能將她的媚聲穢語一一表達出來，但從她的談話中，可以看出這個蕩婦的心態，從而也可以看出毛澤東領導的中共統治集團裡都是些什麼貨色，毛澤東如此，江青也是如此，他們男歡女愛、縱慾享樂，就是這些人，號令他們的黨徒魚肉十億中國人民達三十多年。下面看看他們之間的談話：

葉羣：在我二十七、八歲的時候，找男朋友的時候，我也沒有作到對你這樣程度。我心中有股對你愛慕的熱流，覺得青春沒有再來的時候，但感性的花怒放了。第一次對你的愛慕是珍寶島的講話，我覺得，哎呀，我太晚了，認識得太晚了，時間流逝得太多了。對你，在廣東是有機會認識的，爲甚麼失之交臂呀？（黃：嗯。）來到面前的意中人竟錯過了，一過就是一二十年。當時就覺得，我多不幸啊！第一次惋惜自己，也惋惜你，我回來大哭一場。我覺得我爲這麼一個好的人，赴湯蹈火都不在乎。你知道我講這些的目的嗎？

黃：我知道。

葉：再就是怕你要追求生理上滿足闖出禍來。我跟你說，我這個生命同你連在一起的，不管是政治生命和個人生命。

黃：我覺得，我完全像你一樣了解，請你放心。

葉：你知道一點我的疾苦，如果我病了，你問我一聲。在你那裡是一聲，在我這裡就千斤萬斤的黃金，比金鋼鑽還寶貴呀！

黃：你不用這樣講了。

葉：我給你講一個感受。我有一次到一位同志家裡去，他正好端着一碗甚麼蓮子，一口一口地餵他的夫人，被我撞見，他不好意思，把碗放下了。可是我當時就坐不住了。回來就哭了一天，因為我這個環境只有我餵人，餵完了，人家還說「拿開」。一〇一（林彪代號）在家你還不知道，我就是挨着罵聲過生活。你覺得，你不會覺得我太庸俗，太溫情主義了。

黃：不、不、不，你怎麼還刺我的心呢？

葉：我覺得我是一個人啊，我覺得你也很重感情。我有時作一點事，我覺得你也很感動，常常講，哎呀，好像報答不盡似的，是吧！

黃：我非常感動。

葉：我考慮到你今後，我們除了寫詩，互相安慰以外，我們還應該讀一點豪邁的東西，也說不定將來，你能在中國革命、世界革命的領域上，會起很大的作用。

黃：在這個方面，我要向你學習。

葉：我願意永遠作你的助手，作你的秘書，而且我決不強加於你。我一定在你的領導下，以

你的意志為意志。你明白嗎？

黃：唉，我明白。

葉：另外，對於你的子女，我都願意一個一個培養，每一個人的面孔我都喜歡。我都想到每一個人的特點，哪個人可以作甚麼工作，讓他們有所成就。我說老實話，你那麼好的家庭條件，老向却把每個孩子搞得一身病。

黃：她一概不管。

葉：國家這麼大，我們的孩子都可以把一個關口嘛！（讀者女士先生，請看共黨搞世襲制，何等明顯，只許他們高幹子女作官，百姓沒份）也是你的助手嘛！你說是不是？

黃：是，你這個想法完全正確。

葉：我們的孩子，連我的加在一塊，至少有五個吧！這五、六員大將，他們將來互相不會矛盾，一個人把一個關口，也是你的助手嘛！你說是不是？

黃：對，對。

葉：立果，他根本不知道這些事（此言差矣）。他對你特別好。我覺得這兒子，不會反，不會對你不滿意。他在這方面不敏感，他不管那些事。

黃：你對我還有甚麼要求？

葉：你最近好點沒有？一看你走路那樣，我簡直替你着急。你要休息好。你的幾句話，就能使我多睡幾個鐘頭。

黃：那好，我以後一定抽空多看看你，多安慰你，請你放心。

葉：我告訴你，那個沒有來。我還是相信百

分之九十九不是那個事。因為沒有反應，另外，我一直在這方面不增加你的負擔。你看我很少講。

黃：呃！對！

葉：在北戴河都不講。而且我們又採取了那個措施。萬一要有，如果弄掉的話，我希望你親眼看我一次（哭泣聲）。

黃：我一定來，一定來。你不要這樣，這樣我也難受。

葉：（不斷哭泣）我相信你是等我的。不過，你放心，我沒有反應。

黃：你不要難受好不好？你要難受，我也受不了啦！

葉：我現在也逐漸體會到你需要我，因為失掉了我，你會很悲痛的。

黃：對，這個環境啊，不大方便。

葉：你知道，你的手絹到現在還在我的乳罩裡，一天到晚捧着。你知道不容易呀！

黃：好！好！

葉：再就是你不要因為我受拘束，你對周圍的人，可以開玩笑，我不能老陪着你，我這裡也忙，我心胸不狹窄，你跟別的女人，可以跟她們熱一點，不要顧慮我，我甚至把他們當作小妹一樣。

黃：第三者，我不贊成。

葉：你喜歡別人，也可以，但有一條，她嘴巴要特別穩。如果一旦講出去的話，把我也牽上，那就太對不住我了。那就會發生慘變，那我的家庭也會發生慘變。

黃：我決不追求第三者。

葉：我覺得不管張啦、王啦，你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，我決不約束你。我有榮譽感，怕將來日子長了，你覺得拘束，怕我心胸狹窄，那時你把我當成第二個老向。

黃：我不願意聽這些話。

葉：爲什麼你那麼僵哪，人家過去說你那麼亂，我都不信。我要不要找那個女孩談話，暗示她配合你一點。

黃：不要談，不要談。

葉：可有時候我不在，她可以替我，精神上你在我這邊。

黃：你不在，就跟我打個電話，我就感到很安慰。

### 要教小林給他溫情

葉：我跟你說，你知道我這個環境，能打破這個堡壘是不容易的，你知道這個輕重嗎？另外，我聽了關於你那麼多壞話，我們發生六月二十一號這個事情，是很不容易的。

黃：那我知道。

葉：一會兒你的上級（指林彪）可能會找你，你給我說一兩句好話。（哭泣）現在我的心裡很亂。在蘇州，他（指林彪）轉輿論高，我們兩人都哭了。他哭政治上的，我哭主要是政治的，加上責任上的。我也不敢告訴他。我昨天晚上請了一個中醫，摸了一下脈，因爲現在我不敢作別的检查。中醫說還是受刺激，內火上升。你看，家裡的生活上的、感情生活上的、政治生活上的

，你看矛盾在這個時候，醫生說發出來好。今天痔瘡好多了，你放心吧。

黃：你要好好休息。

葉：我覺得我們處理好的話，對於你有好處，對我有好處，對我們後代都有好處。你相信嗎？

黃：相信，相信。

葉：我今天這番話，主要打通你的思想。你可以不受拘束，但不要爲了對方陶醉，將來誤了大事。

黃：請你放心吧！

葉：我覺得我們的關係，應該像太陽、像月亮一樣皎潔，不應該有任何的裂痕。我能不能教小林，教他對你溫情一點，就好像婢女似的，體貼一點，能不能把你的家庭生活簡單地給她介紹一下。

黃：那你可以給她試一試。

葉：你放心吧，我不會給她佈置甚麼別的，你不要以爲我弄兩個人看着你，把你的一舉一動都向我報告，絕對不會這樣的。你永遠是元帥，我永遠是元帥帳下的一個傳令兵。我絕不會爲這吃醋，像老向那樣狹窄，絕對不會的。但有一個絕對條件，嘴巴絕對的保險。

黃：哎呀！

葉：我們現在要把愛傷反掉。我還覺得我的時間畢竟有限了。老向不管咱們管，把這些孩子管好，可進可退。真正有點本事的可進可退。你沒有本事的話，靠父兄的力量。父兄萬一不測，要作兩手準備。

黃：對！

葉：你覺得我考慮的問題，是不是在重點上了。

黃：很周到，很周到。

葉：你知道我的女兒立衡（小名豆豆，林彪女兒），她是搞報告文學的，在文學上我拼命培養，她能寫出那樣的東西，你知道原因嗎？我給她看了多少書。我對男孩子，我是培養他政治上、軍事上的知識，我給他們搞了很多物理學、化學，因爲未來新的人，要懂得這些。再不培養，孩子就來不及了，現在正是定向的時候，好不好？

黃：好，好。

葉：不過，我覺得你那個家庭關係要讓它作一個幌子，不要搞決裂了。搞決裂以後，一切也會兜出來了。

黃：對。

葉：讓老向，讓她作幌子，你答應我嗎？

黃：好，答應，答應。

葉：那就這樣吧！再會吧！

黃：好。

葉：再見吧！

以上就是林立果偷錄他母親和黃永勝兩人談情說愛的桃色電話。現在把當年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私生活曝光，讓人們看看他們這些人是多麼烏七八糟，毛家班的中共高幹絕大部分來自農村，他們的文化層次極低，他們除了愛好女色外，不懂高層次的文化娛樂。讓這些人去搞什麼現代化，豈不有點癡人說夢？